



南史
七



U 8
1735
183



1735
183



南史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沈慶之

孫昭畧

子文季

弟文秀

從子攸之

攸之從孫僧昭

宗慤

從子夫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使其眾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四十未知名兄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陵太守伯符板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



卅八年八月八日
卅八年八月八日
卅八年八月八日
卅八年八月八日
卅八年八月八日
卅八年八月八日
卅八年八月八日
卅八年八月八日
卅八年八月八日
卅八年八月八日

西川中鳳圖
氏雷國南甫

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韎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群蠻大動征西司馬朱修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爲建威將軍率衆助修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後爲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武以本號爲雍州隨府西上征蠻寇屢有功還都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隨王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群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

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犬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竝飢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竝移都下以爲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碣磔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尅此二戍館穀弔人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爲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

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碭碭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將斬之慶之諫乃止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絕死固碭碭慶之以爲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竝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閩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曾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成碭碭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奔驛馳歸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謹動群蠻自淮汝間至江河咸離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竝遣軍受慶之節度

三十年孝武出次

總統群帥慶之從巴

五洲諮受軍

畧會孝武典籤董

建鄴還陳元凶殺逆孝武遣慶之引諸

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竝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是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卽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峻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脣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峻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衆軍旣集假慶

之爲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竝勸卽大位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齋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之孝武踐祚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尋出爲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鎮盱台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魯爽反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二衛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率衆討之誕遣客沈道愍齋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

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澼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每攻城慶之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爵於是與柳元景竝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荅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

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
還宮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開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
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
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
十數人竝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
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鏤七筋
及杆杓上以賜慶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上嘗歡飲普
令群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罷事輒恨眼不識字
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卽令顏師伯執筆
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
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竝稱其辭意之美孝武
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竝受顧命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

慶之前廢帝卽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
猪鼻無幟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
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
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
竝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請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
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
貴亦難守吾與諸公竝出貧賤因時濟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
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
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
對爲歡慶之旣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
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視諸沈爲劫首者數十人士悉患之慶之
詭爲置酒大會一時殺之於是合境肅清人皆喜悅廢帝狂悖無

道衆勸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大尉及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渡江搃統衆軍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開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又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齋藥賜死時年八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死贈賻甚厚遣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輜輶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卽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群從姻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慶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

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昭明弟昭畧

昭畧字茂隆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杖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邪何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昇明末爲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賞之及卽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畧何職處之儉以擬前軍將軍上不欲違乃可其奏尋爲中書郎累遷侍中王晏嘗戲昭畧曰賢叔可謂吳興僕射昭畧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以卿爲初蔭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畧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

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爲破面鬼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荅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辞荅之邪昭略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入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爲又絕吭而死時人歎其累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寬雅正直見知尤善塞及彈碁在宋封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爲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就

褚彥回求幹事人爲上佐彥回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元徽初自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齊高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初慶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恥齊國建爲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武帝在東宮於玄圃宴朝臣文季數舉酒勸彥回彥回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彥回經爲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矢土不識枌榆遂言及魏軍動事彥回曰陳顯達沈文季當

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啟武帝曰褚彥回
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
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
彥回竝善琵琶酒闌彥回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
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疑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
彥回顏色無異終曲而止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文季雖不學發
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
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善其對明帝輔政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
右單景雋宣旨文季陳讓稱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
雋還具言之延興元年以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卽位加領太子詹
事尚書令王晏嘗戲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荅曰琅邪執法似不
出卿門建武二年魏軍南伐明帝以爲憂制文季鎮壽春文季入

城門嚴加備守魏軍尋退百姓無所損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
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爲都督而文季已還
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
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時事文季輒引以佗辭終不得及事寧加
鎮軍將軍署府史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
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荅未
幾見害先被召便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於
華林省死年五十八朝野寃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謚曰忠憲公
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宋前廢帝
時累遷青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秀說慶之以帝狂悖
禍在難測欲因此衆力圖之慶之不從及行慶之果見殺又遣直
閣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未至而明帝已定亂時晉安王子勛據尋

陽文秀與徐州刺史薛安都竝同子勛反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弟
召之便歸命請罪卽安本任四年封新城縣侯先是冀州刺史崔
道固亦據歷城同反文秀遣信引魏魏遣慕容白曜援之及至而
文秀已受朝命文秀善於撫御被魏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爲魏所
尅終于北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爲宋衡陽王義季征西長
史兼行參軍領隊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發
三吳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
主遵考以爲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爲齊相今
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
巴口建義授南中郎府板長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
爲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時都

下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
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瑛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
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
配以仇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賞爲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
之甚恨之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閣
與宋越譚金等竝爲廢帝所寵誅戮群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封
東興縣侯明帝卽位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閣
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
據虎檻時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爲駱
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同舉而
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
軍取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失夫人情攸之內撫將士

外諧群帥眾竝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竝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摠統眾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旣出諸軍主竝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尋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一作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尋剋赭圻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顓復率大眾來入鵲尾相持旣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

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至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顓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衆而奔顓亦奔走頽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斂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劉遵考爲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累遷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士庶畏憚人莫敢欺聞有猛獸輒自圍捕徃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禽則宿昔圍守賊斂嚴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監豫司之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豫元年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竝在外蕃同預顧命會巴西人李承

明反蜀土搔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疋皆分賦羅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廂廊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絕貌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欲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言沈丞相送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檢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徵二年休範舉兵襲都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會休範平使乃還進號征西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闖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時有臺直閣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爲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馬槊道慶槊中攸之馬鞍怒索刃槊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高帝又保持不許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韉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旣殞順帝卽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刳斫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克生尚未

得卽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已約誓又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齊高帝遣衆軍西討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鱸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爲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徃罰爲怨殺狔薦食旣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櫟林與文和俱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苟昭先以家

財葬攸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沈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先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以在意由與城內婚姻邪靈鳳荅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懽然意解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貞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貞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旣失之錄其母去泰貞旣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是事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爲郢荆三州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字弘

齊末明中卒於光祿大夫

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攸之不從旣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寅俱亡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乃投水死又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爲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爲賊身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

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廢帝之殞攸之欲起兵問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宗儼之辭也事敗責之荅曰士爲知己豈爲君輩所識遂伏誅攸之景和中與齊高帝同直殿省申以歡好帝以長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竝養之宮中恩禮甚厚及嫁皆得素舊公家營遣焉齊武帝制以攸之弟雍之孫僧昭爲義興公主後僧昭另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黣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爲太山錄

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卽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荅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爲幽司所使實爲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東歸旣不獲許及亂百口皆殲僧昭位廷尉卿太清三年卒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慤年少問其所志慤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

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竝以文義爲業少文旣高尚諸子群從皆愛好墳典而慤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與慤同住綺妾與給吏牛泰私通綺入直而泰潛來就綺妾慤知之入殺牛泰然後白綺義恭壯其意不罪也後以補國上軍將軍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爲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被

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三十年孝武伐逆以愨爲南中郎
諮議參軍領中兵及事平功次柳元景孝武卽位以爲左衛將軍
封洮陽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
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愨設粟飯菜菹
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愨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爲愨長
史帶梁郡愨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
陵反愨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愨聳躍數十
左右顧眄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
愨助我及愨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愨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
年從獵躡馬脚折不堪朝直以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有佳牛
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先職廢帝卽位爲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配食孝武廟庭子羅

雲卒子元寶嗣

愨從子夬字明揚祖少文名列隱逸傳父繁西中郎諮議參軍夬
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爲驃騎行參軍時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於西
邸竝見圖畫夬亦預焉齊鬱林之爲南郡王居西州使夬管書記
以筆札貞正見許故任焉時與魏和通敕夬與尚書殿中郎任昉
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爲皇太孫夬仍管書記太
孫卽位多失德夬頗自疎得爲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少帝見誅
舊寵多被其災唯夬與傅昭以清正免齊明帝以爲郢州中從事
以父老去官南康王爲荊州刺史引爲別駕梁武帝起兵遷西中
郎諮議時西土位望唯夬與同郡樂藹劉坦爲州人所推服故領
軍蕭穎胄深相委仗武帝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掌大
選天監三年卒子曜卿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在見推其戡
難定功蓋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
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顛覆倚伏豈易知也諸子才氣竝有高風將
門有將斯言得矣攸之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擅命年且逾十
終從諸葛之薨代德其有數乎宗慤氣槩風雲竟成其志夫蹈履
清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南史卷三十七

列

八終

晉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八

南史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柳元景

元景弟子世隆 世隆子悛 悛弟暉 暉子偃 偃子昉 暉弟愷 愷弟忱 世隆仇弟慶遠 慶遠子津 津子仲禮 敬禮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高祖純位平陽太守不拜曾祖卓自
本郡遷於襄陽宮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
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語有器質荊州刺史謝晦
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荊州
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
相留乖意以爲罔罔服闕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文帝見
又知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歸懷皆出緣沔爲村落
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群蠻大爲寇暴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
乃以爲武威將軍隨郡太守及至廣設方略斬獲數百郡境肅然

晉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八

隨王誕鎮襄陽元景徙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貲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軍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三秦冠族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元景率軍係進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爲諸軍聲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堆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關方口仍以元景爲弘農太守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軍衆軍並造陝下列營以逼之並大造攻具魏城臨河爲固恃險自

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並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數四每入衆無不披靡魏軍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祖并上驢馬以爲糧運之計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悉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魏軍又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平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方於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

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
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
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乃悉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
去時北略諸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獨進
且令班師諸軍乃自狐關度白楊嶺出于長州安都斷後宋越副
之汰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李明亦從胡谷南歸並有功而
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
都等北出爽退乃遷再出比侵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元凶以
爲諮議參軍配萬人爲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時義
軍船乘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
山建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
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容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

衆大潰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劭僅以身免上至新亭
卽位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軍尋轉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
梁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始上在口問元景事
平何所欲對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
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卽以質書呈
孝武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
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荆州後患稱爪牙不宜
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
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
將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後以爲領南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臧
質義宣並反王玄謨南據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
屯採石玄謨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

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兵悉至由是尅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晉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大明三年爲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改封巴東郡公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六年進司空侍中中書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留衛都下孝武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劍二十人固辭班劍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爲戲之曰人生免饒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

公憶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將軍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廷要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氣守園人孝武嚴暴無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孝武崩義恭元景等並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飲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憂人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持疑未決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左右壯士數千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

戮容色恬然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孝武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賜死次子嗣宗紹宗茂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秀宗至是並遇禍元景六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叔珍叔仁僧珍叔仁珍子姪在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嗣宗子暮並在孕獲全明帝卽位贈太尉給班劔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元景從父兄元怙大明末同晉安王子勛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祖弟光世留鄉里仕魏爲河北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浩被誅光世南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光世賜死

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也父叔宗字雙麟位建威參軍事早卒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脩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

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爲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爲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元景爲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太始初四方反叛世隆於上庸起兵以應宋明帝爲孔道存所敗衆敗逃隱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閻並見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閻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爲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以免後爲太子洗馬與張緒王延之沈琰爲君子之交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齊武帝爲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懽齊高帝之謀度廣陵也令武帝率衆同會都下世隆與長流參軍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爲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武帝將下都劉懷珍

白高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納之與武帝書曰汝
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舉世隆
自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
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等以三萬人爲前驅又遣司馬
冠軍劉攘兵等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
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
坐胡狀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
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
皆被却武帝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爲變雖留攻城不可卒
拔卿爲其內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武帝遣軍主桓敬陳胤叔
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
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內外並喜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

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羗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
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攸之大怒於是一
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返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開門納之攸
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婿張平慮斬之軍旅大散世
隆乃遣軍副劉僧麟緣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爲侍中仍遷尚書右
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爲吳郡太守居母憂寒不衣絮齊高帝踐祚
起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進爵爲公上手詔司徒褚彥回甚傷美
之彥回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
同極加榮增寵足以敦厲風俗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拜性愛涉
獵啓高帝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
武帝卽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
曰末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

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
當見吾不見也遷護軍而衛軍王儉脩下官敬甚謹世隆止之儉
曰將軍雖存弘眷如王典何其見重如此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
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
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
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爲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答曰司馬公所
爲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後授尚書左僕射湘州蠻動遣世隆
以本官總督伐蠻衆軍仍爲湘州刺史加都督至鎮以方略討平
之在州立邸興生爲御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不問復入爲尚書
左僕射不拜乃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
琴世稱柳公雙瑣爲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
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

左光祿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空斑劍二十
人謚曰忠武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
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所著龜經祕要二卷行於
世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早卒謚曰恭世隆次子惔
惔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
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爲尚書左僕射嘗造世隆宅世隆謂
爲詣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
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預齊
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疑曰惔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
道麗後爲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爲荊州惔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
惔知將爲禍稱疾還都及難作以免累遷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
績免建武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及梁武帝起兵惔舉漢中以應

梁武受命爲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
茅土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
邪對曰旣而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斃帝因勸之酒惔時未卒爵
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卮酒邪罷會封曲江縣侯帝因宴爲
詩貽惔曰爾寔冠群后惟余實念功帝又嘗謂曰徐元瑜違命嶺
南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朕已放其諸子何如惔曰罰不及嗣
賞延于後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十
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穆惔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慍甚重其
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
而爲惔妻賞敬稷每詣惔必先相問夫人惔每欲見妓恒因稷請
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留目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
辭義子昭位中書郎襲爵曲江侯

惔弟暉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隣居深見友
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爲儀表初宋時有嵇元榮羊蓋者並善琴云
傳戴安道法暉從之學暉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爲法
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果善每歎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
子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暉
暉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
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爲太子洗馬父憂去官著述先頌
申其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
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驃騎從事中郎梁武帝至建鄴暉候謁
石頭以爲征東府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高寬
大之義帝從之徙爲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射
沈約等共定新律暉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爲

詩云亭皋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暉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大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祕書監右衛將軍再爲吳興太守爲政清靜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初暉父世隆彈琴爲士流第一暉每奏其父曲嘗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筋扣之暉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暉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暉投壺梟不絕停舉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爲之賜絹二十匹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潤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好奕棊使暉品定棊譜登格者

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爲棊品三卷暉爲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暉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暉著十杖龜經性好鑿術盡其精妙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其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人衆咸異之詔尚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都亭侯位鄱陽內史卒子盼尚陳文帝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卽位以帝舅加散騎常侍盼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爲有司劾免卒於家贈侍中中護軍后從祖弟莊清警有鑒識自盼卒後太后宗屬唯莊爲近兼素有名望深被恩禮位度支尚書陳亡入隋爲岐州司馬暉弟愷

愷字文深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梁武帝舉兵至姑熟愷與兄暉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愷與諸人同憇逆旅食俱

去行里餘愷曰寧我負人不人負我若復有追堪憇此客命左右
燒逆旅舍以絕後追當時服其善斷歷位給事黃門侍郎與瑯邪
王峻齊名俱爲中庶子時人號爲方王後爲鎮北始興王長史王
穆鎮益州復請愷帝曰柳愷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爲少王臣王所
請數四不得已以爲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在蜀廉恪爲政益部懷
之愷弟忱

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並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
以毀聞仕齊爲西中郎主簿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荊州襲
梁武帝于雍州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
等夜入議之忱及闡文並勸同武帝穎胄從之以忱爲寧朔將軍
累遷侍中郢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實不宜輕捨根
本搖動人心不從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

見機及梁受命封州陵伯歷五兵尚書秘書監散騎常侍改授給
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卒謚曰穆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
二兄惔第三兄暉第四兄愷及忱三兩年間四人迭爲侍中復居
方伯當世罕比子範嗣

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父叔珍義陽內史慶遠仕齊爲魏興太
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
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後爲襄陽令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
兆人杜暉求州綱紀暉言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
者耳因辟爲別駕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吾君乎因
盡誠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從軍東下身先士卒武
帝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
爲侍中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嘗夜火衆並驚懼武帝時居

宮中悉歛諸門籥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
府建爲從事中郎武帝受禪封重安侯位散騎常侍改封雲杜侯
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
憂矣始武帝爲雍州慶遠爲別駕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
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爲逾於魏
詠之累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出爲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
厲清節士庶懷之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惠侯喪還都武
帝親出臨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
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吾門族至是
慶遠亦繼世隆焉

子津字元舉雖乏風華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
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襲封雲杜侯
侯景圍城旣急帝召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
孝賊何由可平太清三年城陷卒子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身
長八尺眉目疎朗初簡文帝爲雍州刺史津爲長史及簡文入居
儲宮津亦得侍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人悉付之撫循故舊甚
得衆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電威將軍陽泉縣侯中大通中西魏
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除黃門郎稍遷司州刺史武
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
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
精卒與諸蕃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
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韋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騎能
屬者七十比至粲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與仲禮
交戰各不相知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

仲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神情傲佞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鞭策軍門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忿歎怨隙遂成而仲禮常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汗辱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爲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協景嘗登朱雀樓與之語遣以金環是後閉營不戰衆軍日固請皆悉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處分如脫不守何面以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之及臺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仲禮召諸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米二

十萬石以饋軍至姑熟聞臺城陷乃沈米於江而退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爲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仲禮等入城並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旣而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仲禮僧辯西上各復本位餞於後渚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之事在將軍耳郢州巴西並以相付及至江陵會岳陽王詵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爲雍州刺史襲襄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乃以別將夏侯強爲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司馬康昭如竟陵討孫暲暲執魏戍人以降仲禮命其將王叔孫爲竟陵太守副軍馬岫爲安陸太守置孥於安陸而以輕兵師于滌頭將侵襄陽岳陽王詵告急于魏魏遣大將楊忠援之仲禮與戰于滌頭大敗并弟子禮没于魏魏相安定公

待仲禮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

仲禮弟敬禮少以勇烈聞麤暴無行檢恒略賣人爲百姓所苦故襄陽有柳四郎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度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頻戰甚著威名臺城陷與兄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質以爲護軍將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謀襲其城尅期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論曰柳元景行已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道卒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人望也諸子門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也何哉豈應天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有斯迹也

有斯迹也

南史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終

南史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南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殷孝祖 族子琰

劉勔 子俊

孫孺 覽 遵 俊弟子苞
繪子孝綽 繪弟瑱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宦並不達孝祖少
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宋孝武時以軍功仕至積射將軍前廢帝景
和元年為兗州刺史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孝武外甥司徒參軍
穎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
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
未有朝野憂危假命漏刻主上曾不浹辰夷凶翦暴國亂朝危宜
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群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
懷希幸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還奉

南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卽日棄妻子率文武
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忽至
衆力不少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
事御仗先有諸葛亮筒袖鎧鐵帽二十五石矯射之不能入上悉
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
與大將王玄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
合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
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
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

琰字敬珉孝祖族子也父道鸞宋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爲
文帝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將前廢帝末光元年累遷黃門
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乃行
府州事明帝泰始元年以休祐爲荊州會晉安王子勔反卽以琰
爲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杜叔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無
以自立受制於叔寶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西討之築長
圍創攻道於東西角并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
塞塹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罪劭
並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和雅靜素寡
嗜欲諳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
爲城內所懷附楊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彥回
並相與友善

劉劭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懷義父穎之位並郡守劭少有
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爲廣州增城令稍遷鬱林太守大明
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

南史三十九
五
勔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
撫軍參軍入直閣先是費沈伐陳擅不尅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
督護鬱林太守勔既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
甚悅前廢帝卽位爲屯騎校尉又入直閣明帝卽位江州刺史晉
安王子勔爲逆四方響應勔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
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召勔還都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
司馬致討時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未冬勔內攻外禦戰無不
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勔所自乘馬諸將
並忿廣之貪冒勔以法裁之勔權笑卽解馬與廣之及琰請降
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庶感悅咸曰來蘇還都拜太子右
衛率封鄱陽縣侯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後徵拜散騎
常侍中領軍勔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栖息

聚石蓄水髣髵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明帝臨崩顧命以爲
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廢帝卽位兵加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
法太白犯上將或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
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能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建鄴
加勔使持節鎮軍將軍置佐鎮扞石頭旣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
軍將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勔勔戰敗死之
事平贈司空諡曰昭公子俊

俊字士操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後爲桂陽
王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帝同直殿內並爲宋明帝所親待由是
與武帝款好俊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劉忱爲臨離改名俊焉
齊武帝嘗至俊宅晝卧覺俊自捧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
與帝前後所納稱此後遷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古江堤久廢

南史三十一
三十一
俊脩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俊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
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俊表其門閭俊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
王田僮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僮出謁至是又
謁俊明帝崩表求奔赴敕帶郡還都吏人送者數千萬人俊人人
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桂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
石頭父勔於大航戰死俊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頂
復傷缺俊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日不衣絮齊高帝代勔爲領軍
素與勔善書譬俊殷勤柳勳建平王景素反高帝總衆俊初免喪
高帝召俊及弟愷入省欲使領支軍及見皆羸削改貌乃止霸業
初建俊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爲廣州刺史襲爵
鄱陽縣侯武帝自尋陽還遇俊懽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
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備父友之敬齊受禪國除平西記室

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勔殞身王事宜存封
爵詔以與運隆替不容復厝意也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
俊謂曰君昨直邪俊曰僕昨正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謂俊曰功
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在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俊曰臣世
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勳非臣所及敢不以實仰答遷太子中
庶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宮每幸俊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
帳武帝卽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俊父勔討殷琰平壽陽
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記俊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勔碑拜敬
涕泣於州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甑幽山銅罍罇銅豆鍾各二
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俊宅宅盛修山池造甕牖武帝著
鹿皮冠披俊菟皮裘於牖中宴樂以冠賜俊至夜乃去後從駕登
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俊曰此

况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
適俊起拜謝累遷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行益州
府州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
年奉朝請孔顛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食貨相通理
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
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奧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
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
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盜鑄
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器以
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
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
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

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嚴斷剪鑿輕小破缺無周
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人塞
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值矣
時議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
州郡大市銅炭會宴駕事寢永明八年俊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
山下有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
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
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
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
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
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
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俊仍

代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俊旣藉舊恩尤能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領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瓮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鬱林新立俊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俊付廷尉將加誅戮明帝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卽位以白衣除兼左戶尚書尋除正明帝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俊立朝見恩遇高帝爲鄱陽王鏘納俊妹爲妃明帝又爲晉安王寶義納俊女爲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俊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俊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黃昏卽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子子孺字季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喪毀瘠骨立宗黨咸

異之叔父瑱爲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恒與游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中書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遷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遷散騎常侍左戶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爲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人所稱入爲侍中後復爲吏部尚書母憂以毀卒謚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孺弟覽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常再暮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一作嘔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犬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為始興內史居郡尤勵清節復為左丞卒官覽弟遵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為晉安王綱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為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徧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

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益者三友此實其人乃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

苞字孝嘗一字孟嘗俊弟子也父愷位太子中庶子苞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俊繪等並顯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悲耳因而歔歔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歿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奉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扇席溫枕叔父繪常歎伏之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緝筐篋盈滿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遷右軍功曹累遷

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安殿及從兄孝綽等並以文藻見知多
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荷及採菱調下筆卽成天監十年卒臨終
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有能名性和直與人
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繪字士章俊弟也初爲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爲不亡也及
豫章王疑鎮江陵繪爲鎮西外兵參軍以文義見禮時琅邪王銅
爲功曹以吏能自進疑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
自有二驥也性通悟出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
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
而居闕里繪默然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辯速後歷位中書郎掌詔
誥敕助國子祭酒何胤撰脩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
義皆湊竟陵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爲

清綺而繪音采不瞻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
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
疑欲求葬之召繪爲表言其事繪須臾便成疑歎曰彌衡何以過
此唯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敕接
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隆
昌中兄俊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
明帝卽位爲太子中庶子安睦王寶暉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
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實暉妃俊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
啓聞寶暉以爲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服闋爲晉安王
征北長史南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起兵朝廷以繪爲雍州
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
泰轉繪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昏見殺城內遣繪及國

子博士范雲等齋其首詣梁武帝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
子孝綽

孝綽字孝綽本名丹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
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
阿士阿士卽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
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好
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
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兼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梁
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
我懷秋作詎慰蓋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
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其爲名流所重如此後遷兼尚書水部郎
奉啓陳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卽真武

帝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
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待宴於坐
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
左賞由是朝野改觀累遷秘書丞武
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
知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後爲
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
郡陸倕琅琊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
孝綽太子文章群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兼廷
尉卿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
見黃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
去又與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
深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攜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
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攜小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爲隱
其惡改妹字爲妹孝綽坐免官諸弟時隨蕃皆在荆雍乃與書論

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訴到氏又寫別本封至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孝綽免職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及武帝爲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帝以孝綽詩工卽日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晚年忽忽不得志後爲秘書監初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旻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謔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

七十人竝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一適琅琊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嶷一適東海徐悝竝有才學悝妻文允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悝爲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爲祭文辭甚悽愴悝父勉本欲爲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

孝綽字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爲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爲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

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鎮襄陽引爲安北功曹史及王爲皇太子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陽羨令甚有稱績

後爲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
中書郎累遷尚書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
當時稱之出爲臨海太守時政網疎濶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
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清元
年出爲豫州內史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隨前衡
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
郡卒孝儀爲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嫂甚
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
之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筮五弟孝勝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
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巨史蜀郡太守紀僭號於蜀以爲尚書
僕射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劫元帝宥之以爲司徒右長史第六弟
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三爲安北晉安王法曹後爲太子洗馬

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
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
禮至安陸卒第七弟孝先位武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
峽口兵敗元帝以爲黃門郎遷侍中

瑱字士溫繪弟也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爲當世所稱時有
滎陽毛惠遠善書馬瑱善画婦人並爲當世第一瑱妹與齊鄱陽
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
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
寵姬其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妳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
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卽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卽
以此畫焚之瑱仕齊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
論曰當太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自立孝祖

詭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劭出征久撫所在流譽行已之節赴蹈為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此悛至性過人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孝綽中葺為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南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終

魏川中鳳園
氏開通南甫

南史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

魏川中鳳園
氏開通南甫

魯爽

薛安都 從子深

鄧琬 劉胡

宗越

吳喜

黃回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仕晉官至南陽太守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為雍州刺史宋武帝討劉毅與宗之因會江陵封南陽郡公自以非武帝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志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因與休之北奔盡室入姚氏頃之病卒父執一名

象齒便弓馬膂力絕人爲竟陵太守隨父入姚氏及武帝定長安軌休之北奔魏魏以軌爲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武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南致誠以殺劉康祖徐湛之父不敢歸文帝累遣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之常置左右及軌死爽代爲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麤中使酒數有過失太武怒將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計次第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仕魏以軍功爲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太武鄴人欲反復遣秀檢察并燒石季龍殘餘宮殿秀常乘驛往返是時病還遲爲太武所詰秀復恐懼太武尋南攻因從度河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爲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爲魏軍所獲以善針術深被太武賞愛封南安公常置左右恒勸秀南歸秀納之及太武北還與爽俱來奔文帝悅以爽爲司州刺史秀爲滎陽潁川二郡

太守是歲元嘉二十八年也魏毀其墳墓明年四月入朝時太武已崩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及程天祚等出許洛王玄謨攻碣礮不拔敗退爽亦收衆南還三十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事平以爽爲豫州刺史加都督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畜仗聚馬如冠將至元凶之爲逆也秀在建鄴元凶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秀爲右將軍使攻新亭秀因此歸順孝武卽位以爲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孝建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卽日便起兵使其衆戴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義宣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同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板義宣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修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

留竟陵縣不聽進使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左
軍將軍薛安都與爽相遇刺殺之傳首建鄴進平壽陽子弟並伏
誅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爲強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爲宗豪宋
武帝定關河以爲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
馬仕魏以軍功爲雍州秦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構
扇河陝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板爲北弘農太守魏軍漸強安都
乃歸襄陽二十七年隨王誕板安都爲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
陝率步騎居前所向尅捷後孝武伐逆安都領馬軍與柳元景俱
發孝武踐阼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爲前鋒直入殿庭以功封南
鄉縣男安都初征關陝至曰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
等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

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罪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卽
日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
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
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駭車給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
與手甚快安都旣回馬元景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
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勳臣
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惟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相宥因
載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
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
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
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爲侯時王玄
謨拒南郡上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爲支軍義宣遣將劉

南史四十一
三
謀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橫擊
陷之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率大明元年魏軍向無鹽遣安都領
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授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時魏軍
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會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
追安都法系白衣領職坦繫尚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連叛
所聚棘榛深密難爲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爲人患安都明年復
職改封武昌縣侯景和元年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明帝
卽位安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時安都從子索兒在都明帝以爲
左軍將軍直閣安都將爲逆遣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
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俱逃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
北奔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明帝遣齊高
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斬薛索兒時武衛將軍王廣

之領軍隸劉劭攻殷琰於壽陽道固部將傅靈越爲廣之軍人所
禽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時生送詣劭劭躬自慰
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劭又問卿何不早歸天闕
乃逃命草間靈越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
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動壯其
意送還建鄴明帝欲加原有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靈
越清河人也子郎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
煥等奏啓事請明帝歸款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
是亦率所領歸降帝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
以重軍迎安都懼不免罪遂降魏

深安都從子也本名道深避齊高帝偏諱改焉安都以彭城降魏
親族皆入北高帝鎮淮陰深遁來委身自結於高帝果幹有氣力

宋元徽末以軍功至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之難齊高
帝入朝堂豫章王疑代守東府使深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
袁粲據石頭豫章王疑夜登西門遙呼深深驚起率軍赴難高帝
卽位除淮陰太守尋爲直閣將軍轉太子左率武帝卽位遷左衛
將軍隆昌元年爲司州刺史右將軍卒

鄧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也父胤之宋孝武征虜長史光祿勳孝
武起義初琬爲南海太守以弟瓊與臧質同逆遠徙仍亭廣州久
之得還歷位丹陽丞大明七年車駕幸歷陽追思在蕃之舊擢琬
爲給事黃門侍郎明年出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
江州事前廢帝以文帝孝武並次居第三以登極位子郎次第旣
同深致嫌疑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
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

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死報効景和元年冬子勛戎
服出聽事宜旨欲舉兵四坐未答錄事參軍陶亮曰請効死前驅
衆並奉旨會明帝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
至諸佐史並喜造琬曰暴亂旣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
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孝武理必萬尅乃取令
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
等繕甲器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
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顓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
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
季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
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叛逆琬乃建牙於
桑尾傳檄建鄴購明帝萬戶侯布絹二萬匹金銀五百斤其餘各

有差明帝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顛馳書報
琬勸勿解甲并奉勸子勛卽僞位琬乃稱說符瑞令顧招之撰爲
瑞命記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塲矯作崇憲太后璽令群僚上
僞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卽位於尋陽城改景和三年爲
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
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鴉集其幃又有禿鶩鳥集城
上拜安陸王子綏爲司徒因雷電晦冥震其黃閣柱鴟尾墮地又
有鴟棲其帳上琬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
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賓客
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競爲威福士
庶忿怨內外離心矣明帝遣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吳興
太守張永爲繼尚書下符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

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琬遣孫冲之等前鋒一萬據
赭圻冲之於道與子勛書欲泐流挂帆直取白下請速遣陶亮衆
軍相接分據新亭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
不敢進及孝祖中流矢死沈攸之代爲前鋒冲之謂陶亮曰孝祖
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明
帝遣負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衆軍奮擊大破之琬又
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鵲尾胡宿將攸之等甚憚之胡鄉人蔡那
佼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因要那等共語那等說
令歸順胡回軍入鵲尾無他權略建安王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
時胡等兵衆強盛遠近疑惑明帝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彥
回至武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杜幼文因此求黃門沈懷明劉亮
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卽使彥回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

共報臨難以干朝典豈爲下之節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又遣強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繼至攸之繕脩船舸板材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突柵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趨流而下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袁顛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尅乃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陳慶至錢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顛更使胡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千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顛被攻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旣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爲錢溪所破夜走徑趣梅根顛聞胡

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琬惶擾無計時張悅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至謀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懾不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卽斬琬悅因齎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深以父爲明帝効力被繫作部因亂脫鑠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建鄴劉胡走入沔竟陵郡丞陳懷直憲子也斷道邀之胡人馬旣疲困因隨懷直入城告渴得酒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建鄴張興世弟僧彥追殺懷直取胡首竊有其功荆州聞濃湖平更議奉子瑱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遣使歸罪荆州中從事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執子瑱以降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

胡及長單名胡焉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卽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宗越南陽葉人也本爲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越更被黜爲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爲蠻所殺越於市中刺殺讐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元嘉二十四年啓文帝求復次門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卽位以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反朝廷致討越戰功居多追奔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所誅戮

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追論前功封范陽縣子大明三年爲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楯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改封始安縣子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爲侯召爲游擊將軍直閣領南濟陰太守改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譚金童太一並爲之用命誅戮群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越等武人麤強識不及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時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被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旣爲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並懷懼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離暴朝勤

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即日下獄死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譚金在魏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爲屯騎校尉直閣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群公金等並爲之用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之東興縣男越州里又有武念倭長生曹欣之蔡那並以將帥顯武念位至南陽太守長生寧蠻校尉曹欣之驍騎將軍蔡那見子道恭傳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明帝減爲喜出身爲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闔誦畧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卽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入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吏進爲主圖令史文帝嘗求圖畫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文帝請喜自隨爲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卽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卽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旣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旣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尅捷遷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東土平定又

率所領南討遷尋陽太守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除右軍將軍
淮陽太守兼太子左衛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其年
大破魏軍於荆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軍
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卽於
東臬斬東土旣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
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意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
問而心銜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虜賊私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
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
上尤疑之及上有疾爲身後之慮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
上召入內殿與言謔酬接甚款賜以名饌並金銀御器敕將命者
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故也及
喜死發詔賻贈子徽人襲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都府雜使稍至傳教臧質爲郡轉爲
齋帥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戶後隨質於
梁山敗走被錄遇赦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
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戶
伯奉事明寶竭心盡力明寶尋得原散委任如初起免回以領隨
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巧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
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盜會明帝初卽位
四方反叛明寶啓帝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劬西討
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
騎校尉領軍隸齊高帝於新亭創詐降之計回見休範可乘謂張
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卽日斬休範事平進爵爲
侯改封聞喜縣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

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敬兒
奴倪奴明年遷右軍將軍沈攸之反以回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
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於石頭不從齊高帝回與新
亭諸將任侯伯彭文之王宜興等謀應粲攻高帝於朝堂事旣不
果高帝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
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
莫能擒嘗舞刀楯回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爲
將在壽陽間與魏戰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以平建平王景素功
封長壽縣男至是爲屯騎校尉見殺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
敗走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徙
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齊高帝以回專殺終不附已乃使召之及上
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不肯住及至見誅回旣貴祇事

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
乏供送以此爲常回同時爲將有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
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
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論曰凶人之濟其身業非世亂其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請而行
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安都自致奔亡亦爲幸矣鄧琬以亂濟
亂終致顛隕宗越釁稔惡盈旋至夷戮各其職也吳喜以定亂之
功勞未酌而禍集黃回以助順之志福未驗而災生唯命也哉

南史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

終

南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齊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遙光

曲江公遙欣

子幾

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

子穎甫 穎達

衡陽公謙

臨汝侯坦之

蜀川中鳳園
氏唐印

蜀川中鳳園
氏唐印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于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仕宋位定安太守卒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謚無子高帝以第十一

子鈞繼

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卽敕外如先給通幃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尪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卽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綦曰昨見衡陽猶奇毀損卿可數相撫悅先是貴人以華釵厨子并翦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芰星月之屬賜鈞以爲玩弄貴人亡

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爲之悲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爲文學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旣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効爲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七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

見賞如此歷位秘書監延興元年爲明帝所殺明年立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雲璵武帝第二十子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復以武陵昭王曄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仕宋位奉朝請卒高帝卽位追加封謚三子長鳳次鸞是爲明帝次子是爲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貞郎卒高帝卽位謚靖世子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修安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子遙光嗣

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生而蹇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誅賞諸事唯與遙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見從建武元年爲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久清閑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悅學唯曼遊是好朝議令蔡仲熊爲太子講禮未半遙光從容曰文義之事此是士大夫以爲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爲上以爲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卽本號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爲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嘗爲牋云智不及葵亦以忤旨旣輔東昏潛結江祐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祐被誅東昏召遙光入

殿告以祗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
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
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塋武進停東府前渚荊州衆力送者甚
盛東昏誅江祗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弟召入喻旨遙
光慮見殺收集荆豫二州部曲於東府門衆頗怪其異莫知指趣
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
等并諸僮楚欲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治出囚尚方取
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隨信至便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
攻臺輦茨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
天稍曉遙光戎服至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
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變及日出臺軍稍至遙光於是戒嚴赦
都下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司馬曹武屯青溪大橋太子右

率左興盛屯府東離門衆軍圍東城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
臺軍屢北殺軍主祭天愛初遙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
從旣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奔臺人情大沮又垣歷生從南門
出戰爲曹武所擒謂武曰卿以主上爲聖明梅茹爲賢相者則我
當死且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殺之遙光聞歷生見獲大怒於床上
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
光還小齋令人反拒左右並踰屋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
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匍下牀軍人排閣入斬之遙光舉事
四日而卒舉事之夕月蝕識者以月爲大臣蝕而旣必滅之道未
敗之夕城內皆夢群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爲異臺軍入城
焚居宇且盡遙光幼時甚貞正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爲兒童時明
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呼遙光爲安兄恩情甚至及遙光誅後東

昏登舊官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見思如此天下知名之士劉渢渢弟謙陸閑閑子絳司馬端崔慶遠皆坐誅

曲江公遙欣字重暉始安王遙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爲曾孫遙欣髡亂中便疑然明帝謂江祐曰遙欣雖幼觀其神彩殊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命何如耳安陸昭王紈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但恐紈不及見耳言之慘然而悲始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年十五六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明帝入輔遙欣與始安王遙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由是朝野輻湊軒蓋盈門延興元

年明帝以遙欣爲兗州刺史時豐城公遙昌亦出鎮壽春帝於便殿密宴始安王遙光亦在座帝慘然謂遙欣曰昭王云不患汝兄弟不富貴而言不及見如何因悲慟不自勝君臣皆嗚咽侍者雨淚及泊歐陽岸忽謂左右曰比何都不見彈左右云有門生因彈見勗遂以此廢所在皆止遙欣笑曰我小兒時聊復語耳那復遂斷邪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荊州刺史加都督改封曲江公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爲楊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威權并在其門遙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爲形援永泰元年詔遙欣以本官領雍州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

子幾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廷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章隸書湘州刺史

楊公則曲江公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
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樽曰
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位中
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
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遙欣弟遙
昌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謚憲公

安陸昭王紆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
爲五兵尚書出爲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
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
州刺史加都督紆留心詞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
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爲百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
設祭於峴山爲立祠謚曰昭侯明帝少相反愛時爲僕射領衛尉

表求解職私弟展哀詔不許每臨紆靈輒慟絕哭不成聲建武元
年贈司徒安陸王子寶暉嗣永元元年改封湘東王東昏廢寶暉
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旣而城內送款于梁武帝宣德太后臨朝
拜太常不自安謀反及弟江陵公寶賢霄城公寶宏皆伏誅

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
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爲舅氏鞠養高帝嘉之常相提携及
鎮淮陰以景先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武帝爲廣興郡
啓高帝求景先同行除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建元元
年爲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
乃改爲景先以避上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
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
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祚詔以景先爲兼領軍將軍拜日羽

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
轅事邪景先奉謝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
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
外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始昇明中沈攸之於荆
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益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壘中有小兒呼蕭
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
語訖不復言卽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
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
三年詔以景先爲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益城壘空中言耳
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謚曰忠侯子毅位北中郎司馬性奢豪好
弓馬爲明帝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

南豐伯赤谷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之冠軍

中兵參軍赤谷以和謹爲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爲黃門侍郎淮陵
太守順帝遜位于丹陽故所立宮上令赤谷輔送至因留防衛薨
乃還後爲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
將軍武帝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
卒於家貧無絹爲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謚懿伯子穎胄襲爵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高帝謂赤谷曰穎胄輕朱
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
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勉之賜以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
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群臣
賦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以穎
胄勳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
爲新安太守吏人懷之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明帝廢立

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爲侯賜以常所乘白犢牛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旣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後爲盧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府事是年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人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度穎胄以魏軍尚遠不卽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和帝爲荊州以穎胄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祏專執朝權此行由祏穎胄不平曰江公盪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群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梁武帝帝時爲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

胄不同遣穎胄親人王天武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胄勸同舉兵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武帝復追天武齋書與穎胄設奇略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武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胄乃斬天武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斬之傳首于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胄有器局旣

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
付稱爲下方黃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乃歎曰往年江拓斥
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二月移檄建鄴三年正月和帝爲
相國穎胄爲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武屢表
勸和帝卽尊號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
立宗廟南北郊州府門城悉依建康官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
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土
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福殿中興元
年三月穎胄爲侍中尚書令監八州軍事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
弟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穎達會軍
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漂州使與曹景宗破
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

瓚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峽
口穎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時穎胄輔帝主有安
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瓚
等憂愧發疾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時梁武圍建
康住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亦祕不發喪及建康平蕭瓚亦
衆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贈穎胄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
三十人輜輶車黃屋左纛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
車駕臨哭渚次葬依晉王導齊豫章王故事謚曰獻武
弟穎達少好勇使氣穎胄齊建武末行荊州事穎達亦爲西中郎
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與兄穎胄舉兵穎達
弟穎孚自建鄴爲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南歸穎孚緣山逾嶂僅
免道中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平梁武帝以穎達爲前將軍

丹陽尹及受禪贈穎孚右衛將軍封穎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
出爲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
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
所爲何忽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
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
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年懸瓠歸化穎達長史沈瑀等苛刻
爲盜所害衆頗疑穎達或傳謀反帝遣直閣將軍張豹子稱江中
討盜實使防之穎達知朝廷之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
將軍謚康侯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詞訟者遷於
畎焉後張弩損腰而卒第七子敦太清初爲魏興太守梁州刺史
宜豐侯循以爲府長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
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推埋者懼而退敦謂無此理求自監督

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數時居母服清談所貶
衡陽公諶字彥孚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
國下軍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諶就武帝宣
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
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宮諶領宿衛高帝殺張景真武
帝令諶啓乞景真命高帝不悅諶懼而退武帝卽位除步兵校尉
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齋內兵仗悉委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
爲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臥疾延昌殿諶在左右宿
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宿
出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母憂敕還本
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
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

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許事尅用諶爲楊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甌筋者諶恃勳重干豫朝政明帝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而智

明死見諶爲崇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高帝諶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末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侯徵爲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諶誅遣梁武帝爲司州別使誅誕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諶死曰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絕諶弟誅字彥文與諶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衛率誅諶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啓求收誅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誅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爲諶所獎說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後爲廣州刺史

南史四十一
十日
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爲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啣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爲村人所斬論者以爲有天道焉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湛同族爲東宮直閣以勤直爲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難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又出後堂雜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爲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勳封臨汝縣男少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明帝在臺內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黃縠禪跂牀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湛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

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貢不容造以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姥言爲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爲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瑋瑁牀上臥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

請譬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既與蕭湛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湛未能發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湛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湛曰廢天自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湛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卽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爲侯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江祐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及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踰墻走逢臺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

耳君何見錄端不答而守防逾嚴坦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爲得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答端至小街審知遙光舉事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垂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所道豈容相欺端以馬與坦之相隨去比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麤仗乃進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遙光之反殿內爲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衣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臺內部分旣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爲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瘞剛狠專執群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坦之從兄翼宗爲

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百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有齊宗室唯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遙光濟之以殘酷其卒至顛仆所謂亦以此終者也穎胄荊州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伏豈預圖之所致乎諶與坦之俱應顧託既以傾國亦以覆身各其宜矣

南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終

西川中鳳崗
氏周固甫

南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西川中鳳崗
氏周固甫

齊高帝諸子上

豫章文獻王嶷

子子廉 子恪 子操 子範 子乾 子範弟子珣 子雲

齊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曄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暕陸脩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鈇袁脩容生桂陽王鐔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仕宋爲尚書左戶郎錢唐令高帝破薛索兒改封西

陽以先爵賜疑爲晉壽縣侯後爲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賤伐荊州
界內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群蠻怨怒酉溪蠻王田頭擬殺攸
之使攸之責賤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纂立頭擬
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都城下疑遣隊主張英
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疑誅婁侯於郡獄命
田都繼其父蠻衆乃安入爲宋順帝驃騎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
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疑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
微行欲掩襲宅內疑令左右儻刀戟於中庭蒼梧從墻間窺見已
有備乃去高帝憂危旣切腹心荀伯玉勸帝度江北起兵疑諫曰
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尅勝於
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殞高帝報疑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
順帝卽位轉侍中總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疑出鎮

東府加冠將軍及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疑
遣帳內軍王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
孫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爲城防實以爲內應也疑知
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上流平後武
帝自尋陽還疑出爲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
徙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時高帝作輔疑務存約省停府州儀
迎物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疑書曰舊楚蕭條仍歲
多故政荒人散寔須緝理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
慕義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朞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
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衆開人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疑至
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
重多所寬假百姓甚悅禪讓之間武帝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

南史四十一
默無所言建元元年高帝卽位赦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部內昇
明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詔以嶷爲南蠻校尉荆湘二
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給班劔二十人其夏於
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三十人取舊疾父祖位正
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二人文學祭
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人以米當口錢優
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群亡命積年鼓行爲賊義陽武陵天門南
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禽末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群
從下郢於路先叛結若於三溪依據深險嶷遣中兵參軍虞欣祖
爲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遺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郡
獲安入爲中書監司空楊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加兵置佐

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嶷以將還都修廨宇及路陌東
歸部曲不得齋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嶷
發江陵感疾至都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
是也疾愈上幸東門設金石樂使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卽位進位
大尉增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劔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
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
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永明元年領太
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帝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
無有定準嶷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爲恒制從之嶷不參
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閣
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此事一
斷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不奉敕唯車

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並不見許又啓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爲辦無乖格制要是檉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此齋亦爲華屋而臣頃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不上答曰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啓事竟不從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嶷求解太傅不許嶷常慮盛滿又因言宴求解楊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武帝卽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嶷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婦其家政在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起

嶷啓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撻籍檢功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洗公家何嘗不知人多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耳爲此者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能伏理况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紘紘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辯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是時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大樂景弟暴室皆滿猶以爲未足嶷後房亦千餘人穎川荀丕獻書於嶷極言其失嶷咨嗟良久爲書答之又爲之減遣丕字令哲後

爲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丕報書曰
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
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
郢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
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於是直
題云長史王君時尚書令王儉當朝丕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人
之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啓荊州
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丕不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
不悅不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不縱有罪亦不應殺
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五年疑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皂輪車尋加
中書監固讓疑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
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田園

之美乃盛脩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
嘯講禮顧慙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
擊贊以此爲樂上大賞之他日謂疑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疑曰
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疑曰未若皇帝
之次弟爲善最多也疑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
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
奪邑地可不戒哉稱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
東府上數幸疑弟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
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
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遊幸
唯疑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疑下輦辭出上曰今
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疑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

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輜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
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疑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疑邸後堂設金
石樂宮人畢至登桐臺使疑著烏紗帽極日盡歡敕疑備家人之
禮疑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兒言如
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
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十年上封疑諸子舊例王子封千
戶疑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
百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歛以衮冕
之服溫明秘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大官朝疾送祭奠大司馬太
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
牧綠綬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流鸞
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送儀

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疑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無後當共相
勉勵篤睦爲先才有憂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
相陵侮勤學行守基業修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
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帷香火盤水干飯酒
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
吾常所乘輿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檳榔便足
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環刀一口作
冢每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
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
裘悉爲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武帝哀痛特蔬食積旬天官朝
送祭奠敕王融爲銘云半岳推峰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
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便歔流涕疑

薨後第庫無見錢武帝敕偵雜物服飾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疑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烧荆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疑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橋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問直兵倒地仍失手板羣吏中南陽裴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賤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請爲文約答曰郭有道漢

未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况文獻王冠冕彞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間聞鄙人名不人第歛酬今旨便是曰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霑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爲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疑甚重之宋時武帝及疑位宦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已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饑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妬忌疑倍加敬重疑薨後少時亦亡

子廉字景藹初疑養魚復侯子響爲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響還太子廉爲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

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于後降封
新塗侯

子廉弟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
司徒竟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武中爲陵吳郡太
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爲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
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
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
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臥主書單
景雋啓依旨疑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跳奔
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答上撫牀曰
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爲太
子中庶子東昏卽位爲侍中中興二年爲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

元年降爵爲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
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
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
事錫毒所遺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
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
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
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
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
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
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
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
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

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若能能在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籍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况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爲晉室忠臣此卽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闈八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爲齋帥在壽光省武帝呼問曰汝比見此第諸郎不若見道我此意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非唯在我未宜我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

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郎出具宣敕意子恪普通三年累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大通二年出爲吳郡太守卒官謚曰恭子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子恪常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準素性三公長子一人爲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爲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爲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子恪爲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爲吳郡太守永元中爲黃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齊永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爲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徧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

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具草後爲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蕃府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曰上蕃首僚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綬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况已也後爲祕書監簡文卽位召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莊陵萬事零落唯哀冊尚有典刑救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弟乾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爲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引爲司空從事中郎及受命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砦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南征趙他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款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宰守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寶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謚靜子

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幼聰慧嶷偏愛之七歲封寧都縣侯梁天監初降爲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祕閣累遷邵陵王友從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武帝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洛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爲伐社文以見其

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爲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及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花開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傳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旣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

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愷太子家令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於侍中子顯弟子雲

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爲子及長勤學有文藻弱冠撰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

曠任性不群夏月對賓客恒自裸袒而兄弟不睦而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爲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三年爲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人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

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帝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人間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卒于顯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遠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遺啓簡文求爲墓誌銘帝爲製銘焉

子雲弟子暉字景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慾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貴卒於驃騎長史

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終

魏州中鳳臺
氏閣西兩甫

